

還鄉記



小說世界叢刊

野人記二編

還鄉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tory World Series

The Return of Tarza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初版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小）說世界叢刊
 （野）人記
 （二）篇
 還鄉記（一、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E. R. Burroughs

曹 梁 廈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吉 林 龍 江

濟 南 太 原 開 封 西 安 南 京 杭 州

蘭 谿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漢 口 長 沙

廣 州 衡 州 成 都 重 慶 廈 門 福 州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小說世界叢刊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一冊一角半

時代之花

葉勁風著 一冊三角

午夜角聲

葉勁風著 一冊二角半

野人記

胡憲生譯 二冊五角

荒服鴻飛記

天游譯 二冊五角半

歐戰從軍記

趙開譯 一冊三角半

歐洲近文藝思潮憶秋生譯

一冊三角

◁ 版出續陸冊餘 ▷

中華職業教育編輯

平民職業小叢書

◁ 每冊定價一分五厘 ▷

▲何阿順
▲最後的成敗
▲好夫妻
▲不可思議的職業
▲無形的家產
▲金蛇記
▲快樂人
▲三兄弟
▲溺愛
▲歌謠

(尚有多種在印刷中)

▲我不如你
▲脫簪記
▲三個銅圓
▲平民的救星
▲無母兒
▲阿來
▲劉福順
▲短篇故事
▲安平之路
▲三個好平民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人記二編卷下目錄

還鄉記

(Return of Tarzan by E. R. Burroughs)

第十三章	巧遇	一
第十四章	故鄉	一四
第十五章	蠻人	二二
第十六章	妙計	三三
第十七章	登極	四二
第十八章	絕糧	五一
第十九章	金城	六三
第二十章	陰牢	七一

第二十一章	甘霖·····	八〇
第二十二章	盜金·····	八九
第二十三章	復辟·····	九八
第二十四章	後悔·····	一〇七
第二十五章	重逢·····	一一五
第二十六章	成禮·····	一二六

野人記二編卷下

還鄉記

(Return of Tarzan by E. R. Burroughs)

第十三章 巧遇

次日早晨，餐室中不見太山的影子，施小姐心裏很是詫異，因為柯先生常和他母女二人約定同時用早餐的，這次不來，料想是不曾起來。餐畢，施上甲板閒坐，看見褚朗在面前走過，談了一會，褚有說有笑，施小姐暗暗讚他是個語言有味，面目可親的人，旅行中遇了這種朋友，可以不愁寂寞了。到了午餐時候，依然不見太山的面，他心上有些着急起來，不過自己是個少年閨女，不便調查一個新識朋友的行動。他和這位柯先生雖是初交，然而覺得他性情懇摯，談吐文雅，確是可以深交的朋友。

午後，褚朗又走來和施閒談解悶，但是海雛心中牽望着柯約翰，總覺有些蹊蹺，就說起這事，問褚今日看見柯先生沒有。褚回說沒有。施道，他今日早晨不會到餐室早餐，我從昨晚見他之後，到現在還不會會着他，這事很是奇怪。褚安慰他道，我和柯先生不很相熟，看來他是個上流人物。他或者冒了風寒，身子不很舒服，睡在艙裏避風，也未可知，這是旅行的人常有之事，沒有什麼奇怪。施答道，你的話很有道理，不過我們婦女心性和男子不同，有時會有特異的感覺。我似乎覺得柯先生，現在不在船上了。褚大笑道，施小姐，這話奇極了，柯先生不在船上，會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已有好幾天不會看見陸地了。施道，我自己知道這種感覺有些離奇，不過我也用不着再掛心吊膽，祇須差一個船役去一問，便知他在那裏了。褚心中暗想他要知道太山的下落，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隨即答道，不妨一試。施喊了一個船役，着他去請柯先生來談談。褚接着問道，柯先生是不是你的至交。施答道，我覺得他的爲人很好，家母也很看重他，像他這樣的人，容易受人家的信任。隔了一會，那個船役回來說，柯先生不在他的艙裏，我找不到他，並且我

聽見說，他昨天晚上不曾睡在艙裏，我想要把這件事情報告船長。施急道，事不宜遲，我陪你同去見船長，這是一件慘事，我知道他一定有了意外，到底我的感覺不是無因而發，他們忽忽進了船長室，一五一十的報告了船長。他聽完便問施小姐，你昨天晚上從艙洞中看見有人落水，有沒有錯誤。施答道，我的確看見一個東西從艙面落下去的，我不敢說一定是個人的身體，因為沒有呼喊的聲音，或者也須是一包零碎廢物。我在當時就是這樣想的。但是如若柯先生果真不在船上，我就相信我昨晚看見從艙面落下去的，一定是他了。

船長立即下令，從船頭到船梢，細細搜尋。施小姐就坐在船長室中，等候消息。船長又細詢柯約翰的來歷。施道，我上船後認識了他，雖常在一起，但是不知道他的底細。他說的英國話帶着法國口音，我很覺得奇怪，曾經對他說過，他說是從小生長在斐洲，後來在巴黎受的教育，所以說話有法國音。他平常談話最有趣味的，是斐洲野獸的生活。他也曾經到過美國。除了這些零零碎碎的報告之外，我就不曉得什麼了。船長問道，他曾說過有什麼仇人沒有。施搖頭答說沒

有。船長問他在船客中間有什麼素來認識的朋友沒有。施道，好像都是上船以後，纔認識的。船長道，照你的意思來想，他是不是個貪杯的人。施道，我不知他會不會飲酒，不過他就是貪杯，昨晚也飲得不很久，因為我和他分手了不到半點鐘的時候，就看見那東西落水了。船長道，奇極，我看他不像是心房衰弱，會有暈眩氣閉那種病的人。就使他是靠在船欄杆上一時昏暈過去，也不至於翻到欄杆外面去，想來還是跌倒在甲板上的機會多些，照這樣說來，他若是不在船上，一定是被人推下海去了，或者是先被人謀死，再把屍身丟在海裏滅跡的也未可知，因為你始終不曾聽見什麼的聲音，好像落到海裏的是個死屍了。施打了一個寒噤。隔了一點鐘光景，船員回來報告搜尋的結果，說柯先生是不在船上了。船長道，我怕這件事情不像是無意失蹤，內中還有別的隱情。彭先生，我望你親自去把柯先生的行李細細檢查一番，看有什麼別的破綻，決定他還是自盡呢，還是被殺呢，查他一個水落石出。彭諾諾連聲的去了。施小姐聽了這番話，就暈了過去，等到醒來，已在自己艙中。靜臥了兩日，不曾出艙，一閉眼就看見一團黑影，

從上面下來好像落到漆黑的海水裏去的心神上是不寧。到了第三日，勉強到艙面上去呼吸新鮮空氣，面色還是慘白，雙眼帶了黑圈。褚朗也候着過來竭力的安慰他道，這件事大家聽了，都有些不安。施道，我若在當時報告了船長，或者還來得及救他起來。褚朗道，這並不是你的過失，你也不用懊悔。無論什麼人處了你的地位，都是一樣的心理，誰會想到船面上落下去的是一個人身呢。況且你就在當時驚動了大衆，也未必有什麼結果。人家還說你是神經過敏，不信你的話，到得你和他們爭辯明白，再停船放上救生船去救他，在這汪洋大海中，相隔了已有許多海里，那裏還找得他落水的地方，所以施救也是枉然的了。你對於柯先生，已是盡心之至，再要出力也沒有了。不是你留心到他的失蹤，一時還不會發見哩。你可以不必埋怨自己了。海雖聽了他安慰的話，覺得很有道理，心中十分感激。從此以後，褚朗就時常和他作伴，探出這位美貌的施小姐，是波的磨的首富，家資百萬，都在他母女的手裏。施小姐還沒有許人，誰做了他的女婿，既享了豔福，又有了揮霍，這種機會真是千載難逢。褚朗快活得心花怒放，本來他想取得

秘密文件之後，就在第一個口岸登陸，趕回歐洲，可以星夜把文件送到聖彼得堡去。現在遇了這種好機會，豈肯輕易放過，自然改變計劃，放出本領來，專心致志去謀取這大宗的妻財，好夠下半世的受用，也可以教聖彼得堡人開開眼，這真是利令智昏，睡夢裏想天鵝肉吃。

到了地角市，他纔說要在那裏有事就攔幾時，因為施海雛告訴他，說他們是想在地角市他母舅的家裏住下，說不定有幾個月的停留哩。後來聽見褚朗說也有事在那裏就攔，很是高興，便道，我希望上岸之後，仍和你常常見面，請你早些到我母舅那裏和我們相會。褚朗滿口答應，自是不消說得，倒是海雛的母親不十分歡迎他。有一天他向海雛道，我不知道為什麼對於褚朗，總覺有些靠不住，他表面上是很完全的一個上等人，不過他的眼睛裏有時露出一種兇惡的樣子，教我不寒而慄。海雛笑道，你也未免太多心了。施夫人道，這也許是誤會，不過我總想他若是柯約翰，我就很安心了。海雛道，我也是這樣想。

在地角市海雛的母舅家裏，常有褚朗的足跡。褚奉承海雛的意志，真是無微不至，海雛的大

小事情，差不多都要託他去做。褚在他母舅家中各人面前，又會獻小慇懃，所以上上下下都稱讚褚朗是很親熱很有禮貌的人。到後來褚想事機已熟，可以開言了，就向海雛求婚。海雛聽了，大驚失色，半晌開不出口。繼而想不回答他，就要變了默認，只得正色道，我從不曾想到你會有這個意思。我只當你是一個要好的朋友，所以你驟然問我這個問題，我簡直無從回答，請你且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我們照常做朋友下去，讓我仔細想想，我們的交情是不是比朋友密切些，或者我已經有了這個心，自己還不曾覺察，也未可知，不過我一時間總想不出和你有什麼愛情，請你原諒我，褚就說他的回答是很滿意，并且埋怨自己過於鹵莽。他道，海雛，我自從和你初次見面之後，就生了愛慕心，我很願意靜候你的回答，因為我知道像我這樣誠心的愛慕，總有受着好報的日子，我只要知道你現在沒有別的情人，我就安心了，請你明白告訴我。海雛答道，我生平還不曾愛慕什麼人。褚聽了自是十分滿意。

次日，海雛正在市上買物，從一家珠寶店裏出來，對面來了一個美人。仔細一看，心中又驚又

喜。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渴想的好友琴痕卜德。他道，琴痕，你怎麼會在這裏，我再也想不到會在這裏和你相會，你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琴痕也一樣的驚喜道，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奇事。我只當你在波的磨享福，不料你竟會到這裏來。他們互相親熱了一會，纔各道離情。琴痕說明坐着吞寧登的游船，到地角市來的，預備就停一星期光景，再動身沿西海岸上去，回到英國，以後就要和格萊頓成婚了。海雛道，你們還沒有結婚麼。琴痕道，還不會，可惜英國離開這裏沒有一千萬里的路程啊。

琴痕約海雛到船上去，和各人相見。海雛也約琴痕到岸上來，在一處遊玩。舊友相逢，自有一番酬酢，新知初遇，更添許多熱鬧。不論什麼事情，自然少不了有褚朗在裏頭。他見吞寧登是英國貴族，款待格外慇懃。二人變得異常親密；褚暗中告訴吞寧登說，施小姐已和他有了密約，一回美國，他們就可以宣布出來，不過暫時還有許多原因，要守秘密。吞寧登答道，恭喜賀喜，施小姐確是一個美人兒，你的眼力真是不差，福氣也不小，我自會替你嚴守秘密，請放心。

一日海難母女和褚朗都到船上去看琴痕施夫人就說起他到了地角市之後怎樣快樂可惜不能久住，因為他新接了波的磨的律師來信，有事催他們回去。吞寧登便問他什麼時候動身。施夫人道，大約在下星期。褚道，真的麼，我也就要回去了。我們可以同走，一路上我還可以伺候夫人，豈不大妙。施夫人道，妙極了，有你在路上保護我們，還有什麼話說。其實他心裏不願意和他同走，到底爲什麼緣故，他也說不出來。

過了一會，吞寧登忽然嚷着了不得的妙想。格萊頓冷笑道，你想出來的自然是了不得的妙想，快些說出來，是不是要想取道南極到中國去。吞答道，你也何必這樣取笑，我知道你因爲這一次的旅行，不是你發起的，所以你心裏總不舒服，自從上船到今，你事事和我反對，你的妬心也太利害了。我方纔想到的計畫，說出來你們一定大家很贊成的，就是請施夫人施小姐褚先生加入我們的團體，同到英國去，這豈不是我的妙想麼。格道，請你恕我無禮，你這個計畫，確是妙極，我再也想不到你會有這妙想，果真是你的獨出心裁麼。吞道，我們就在下星期一動身。施

夫人如要改遲，也可以的。施夫人道，我們還不會決定怎樣的回去，今承蒙美意相邀，心感之至。不過我們怎好叨擾呢。吞道，請不必和我客氣。我可以擔保你們的飲食起居，定和公司船上一樣的舒服滿意。況且一班相熟的人聚在一起，一定十分有趣，就此算說定了，不用推却罷。

到了星期一，果然三人都上了船，解纜登程。過了兩日，琴痕在海雛艙裏閒談，海雛取出他從美國動身後，一路上所照的相片出來，一張一張的細細講給琴痕聽，有的是風景，有的是人物，琴痕看得津津有味。海雛忽道，這裏也有一個你的舊友在裏頭。我久要想從你方面打聽打聽他的底細，但是不曾有機會提起他。一面說，一面揀了一個照相，拿在手裏，又道，他的名字叫柯約翰，是英國人，你還記得他麼。他說在美國曾和你會過的。琴痕答道，我想不起熟人中有叫柯約翰的，讓我看他的照相。海雛把照片交給他道，可憐得很，他已經葬在魚腹裏了。琴痕接着，對照片一看，驚道，葬在魚腹裏了麼，海雛，你不是說笑話麼，他真的死在海裏了麼。說到這裏，身子搖了兩搖，海雛攙扶不住，跌到在地上，暈了過去。海雛急得倉皇失措，趕快把他扶了起來。嘴裏